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了不起的盖茨比>>

13位ISBN编号：9787216049146

10位ISBN编号：7216049144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湖北人民

作者：费郎西斯·斯·菲茨杰拉德

页数：286

字数：190000

译者：林慧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 前言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认为是弗朗西斯·斯·菲茨杰拉德(Francis S.Fitzgerald)最优秀的作品。表面上这是一个失意的爱情故事，但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的爱情和理想赋予了更为抽象广阔的含义，使它具有了人类、民族、时代的象征意义。

小说具有某种神话意味，反映了人类的某种普遍经历，展现了美利坚的民族神话——美国梦的幻灭，同时也是对“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的完美总结，对爵士时代(The Jazz Age)的深刻剖析。

小说中，盖茨比经常以神话的、诗化的形象出现，菲茨杰拉德赋予了他太阳神阿波罗的特征。神话中的阿波罗主持着众神的宴会，弹奏着动听的七弦琴，缪斯女神在他周围翩翩起舞。

盖茨比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成为肆意享乐、乐声飘渺的欢宴主人。

太阳神是永恒的青春和阳光之神，而盖茨比的花园仿佛永久的春天；他的带双翼的阳光轿车进入城市，似乎让整个城市郊区都洒满阳光；他的别墅金碧辉煌，千百扇窗户在阳光下熠熠闪耀；他的微笑阳光般灿烂迷人，这些都使他与阳光之神阿波罗联系起来。

盖茨比成为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人物，好像具有改变现实的魔力。

盖茨比庞大的花园中点缀着璀璨的灯光，仿佛万花筒一般，是一个现实和魔幻交织的世界。

这里俨然是人间天堂，人们不请自到，纵情欢乐，享用着源源不断的香槟美酒。

盖茨比正是这一天堂的创造者。

他似乎具有一种创造能力，能使他人分享他的幻觉，觉得置身于某种神奇境地。

第三章中，那个喝醉酒的鹰眼独自待在盖茨比的书房里，惊叹不已，怀疑这一切与现实是否有关。

他检查了盖茨比的书架，惊奇地发现书架上的书都是真的，接着将盖茨比比作戴维·比拉斯科，利用真实的场景创造梦幻般的舞台效果。

如同一个神灵，盖茨比从现实的原材料中创造了奇迹。

他不去理会现实的残酷晦暗，一心一意地编织着自己的梦想，也让别人进入他的梦想世界，将现实抛在脑后。

小说多次强调盖茨比柏拉图式的理念，让读者意识到盖茨比对现实的梦幻化。

盖茨比不仅蔑视现实，而且蔑视时间。

仿佛自己是一个具有强大法力的神灵，他相信能够重现过去。

他要找回过去的爱情，相信他和黛西能够回到五年前，旧梦重温。

“不能重复过去?.....你当然能!”盖茨比蔑视时间的浪漫本质使得他成为一个向过去与现在的普遍规律挑战的英雄。

然而，现实无法规避，过去也不可能找回，盖茨比的天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他人的牺牲品。

《了不起的盖茨比》因而成为一个关于人类失去的天真的神话。

人们会为曾经的天真付出惨重的代价，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丑陋，而回到过去也只是一个梦想。

在小说结尾，盖茨比被描述成一个遭到屠杀的神灵。

死亡的场景发生在清晨，四周寂静无声。

盖茨比孤独地躺在蓝天下，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血流形成一个圆圈。

整个场景仿佛某种牺牲的仪式。

小说仿佛一部悲剧田园诗，欢乐延续整个夏季，直到青春逝去，神灵死亡。

菲茨杰拉德也把盖茨比和基督教神话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被欺骗的亚当，最后从他的伊甸园中堕入人世的现实。

如果盖茨比的花园成为失乐园，灰谷就象征着地狱。

这里阴暗、荒凉，让人联想到但丁笔下的炼狱。

居住在这里的威尔森被描述为一个幽灵或鬼魂，而不是一个活着的生命。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灰谷，黛西在这里驾着盖茨比的汽车撞死了默特尔，也是在这里，威尔森决计找盖茨比索命报仇。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小说中，菲茨杰拉德没有对盖茨比的形象做过多具体的刻画，对他的背景交代并不详细，对盖茨比和黛西的感情描写也不够充实。

然而唯其如此，才使人物具有独特的性质，达到抽象的象征意义。

盖茨比的爱情与梦想明显超越了个人的经历，代表了人类梦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天真与经验的普遍历程。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关于人类普遍经历的神话，更是对美国的民族神话——美国梦的演绎和诠释。

美国是一个以梦想为骄傲的民族，而且冠之以“美国梦”的名字。

盖茨比的个人梦想象征了整个民族的理想和追求理想的艰苦历程，体现了美国人推崇个人自由、自力更生，相信个人道德的理念。

尽管小说中盖茨比的形象更具有讽刺意义，他却拥有天真、纯洁的个人品行。

盖茨比的悲剧性死亡象征了美国人理想无法实现的失败，《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关于美国梦的幻灭的小说。

小说中，盖茨比从西部来到东部，沿早先拓荒者自东向西的行程逆向而行。

美国民族摆脱社会束缚，寻找个人自由的梦想已经不可能。

其次，美国梦是关于一个向所有人开放、自由流动、没有障碍的社会。

然而，有闲阶级的兴起与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的理念相抵触。

在小说中，以布坎南家为代表的东卵构成了美国的贵族阶层。

盖茨比尽管自力更生，富甲一方，却因没有家族背景、缺少必要的教养，无法成为有闲阶级中的一员。

社会自由流动的渠道似乎已经关闭，美国梦对社会开放性的承诺在20世纪初已经难以兑现。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说明，轻易得来的财富和日益松弛的道德标准使美国梦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逐渐堕落，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蜕变为对金钱和享乐的无限贪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曾经参战的年轻人经历了强烈的幻灭感，刚刚目睹的屠杀使维多利亚的道德观显得虚伪、空洞、苍白。

盖茨比通过犯罪途径获得大笔财富，以图赢得黛西的心。

出席盖茨比晚宴的各色人等野心勃勃，渴望爬上社会阶梯，对财富无限贪婪。

人们玩世不恭、追求享乐。

黛西们的生活方式穷奢极侈。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道德颓废和价值沦落的时代，盖茨比每个周末举行的通宵达旦的宴会成为其缩影。

在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掩盖了更为高尚的目标的时代，美国梦的沦落成为必然。

美国人曾经通过个人的梦想赋予了这个国家意义，而在小说中，盖茨比的个人经历暗示了美国梦意义的丧失。

盖茨比在黛西身上注入了她根本不具备也不配拥有的完美理想，盖茨比的梦想也因为其目标的没有价值而遭到幻灭。

这就好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梦，因其追求的目标——物质和享乐——毫无价值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盖茨比试图找回过去，找回他和黛西在路易斯威尔度过的时光，这也象征了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徒劳地寻找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那时他们的梦想还有意义。

然而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美国梦描述了一幅生动、繁荣、乐观的图景，而小说中的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个腐朽、堕落、混乱的时代，充斥着厌倦、孤独、挫折和精神价值的沦丧。

菲茨杰拉德用绿光象征盖茨比对未来的梦想以及这一梦想的最终凋零。

绿光出现在黛西家在东埃格的码头，从盖茨比在西埃格的草坪上依稀可见。

盖茨比把它当作黛西的象征，引领他迈向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他在黑暗中向它走去。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尼克第一次看到盖茨比，他正向绿光伸开双臂。

在第九章，尼克把绿光比作从海平面上升起的生机盎然的美国大陆，出现在早期移民的视野中，充满希望，似乎预示着无限承诺。

然而，盖茨比和黛西重聚后，一阵雾气遮挡了绿光，使盖茨比很不安。

尼克观察到：“大概他突然意识到那盏灯对他的巨大意义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此刻它又变回了码头上的一盏绿灯。

”绿光曾经意味着梦想和希望，最终却暗示了梦想的意义的丧失。

如果绿光象征了希望与幻灭，灰谷则也许意味着对享乐的无节制追求而引起的道德沦丧。

灰谷是纽约附近一条狭长的工业垃圾倾倒地，让人联想起爱略特(T.S.Eliot)笔下的《荒原》。

而埃克尔堡的眼睛也许意味着上帝的目光，审视着美国社会的道德荒原。

这双画在一张旧海报上的蓝色的眼睛，藏在一副黄色的眼镜下，俯视着灰谷。

在第八章里，威尔森看着死去的默特尔瞪大的双眼，说，就在妻子死前，他把她带到窗口前，告诉她：“上帝知道你在干什么，知道你所干的一切。

你可以骗我，但你却骗不了上帝!……上帝看见了一切。

”盖茨比的豪宅也是他梦想和幻灭的象征，它述说着盖茨比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的成功，也暗示了他的梦想海市蜃楼的性质。

那个戴一副猫头鹰似的大眼镜的人把盖茨比的大厦比作一个纸牌做成的房子，“即便动了一砖一瓦，整间图书室也有可能倒塌。

”最终，不可避免的崩溃来临了，盖茨比失去了生命，失去了黛西，身边除了尼克没有一个朋友。

而尼克把盖茨比的大厦称作“巨大的失败。

”许多研究者指出，美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美国梦，一个是由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思想所代表的精神自由，另外一个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代表的物质进步的梦想。

在美国历史上，这两个梦想混淆在了一起。

盖茨比的梦想两者兼有。

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与黛西在精神上的重聚，他最首要的目标却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盖茨比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同对金钱的渴望混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梦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沦落的，而是在这之前，当它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的一部分的时候。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经典之处还在于菲茨杰拉德对时代的洞察。

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金融投机、消费主义和有闲阶级的兴起的基础上的社会。

一种由金融和投机所驱动的新型资本主义开始出现。

尼克·卡洛维来自中西部的实业家家庭，他的家族代表了美国旧式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物质经济。

尼克的伯祖父建立了五金批发业，他的父亲至今仍在经营。

而尼克到纽约是来学习证券业的。

同实实在在的五金生意相比，金融证券业显得神秘而又虚无。

难怪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尼克的亲戚们面色凝重，一脸怀疑。

尼克把银行业比作神奇的炼金术：“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信贷和证券投资方面的书，一本本红色烫金封面的书立在书架上，崭新发亮，好似刚刚从造币厂印出来的钞票，预示着要揭开只为米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所掌握的致富秘诀。

”这是“新财富”，由金融这一新兴产业所带来的财富。

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起了物质繁荣，战后股票交易市场的迅猛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迅速、持久地增长，并造就了一种新的物质主义。

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花钱和消费，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有闲阶级逐渐兴起。

菲茨杰拉德把盖茨比和黛西的浪漫爱情建筑在消费文化的氛围之中。

爱情在这里被贪婪的物质占有欲所玷污。

黛西重回盖茨比的怀抱是受到了对他所提供的物质享受的诱惑。

她在盖茨比面前失声痛哭，只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漂亮的衬衣。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小说中，菲茨杰拉德对“有闲”进行了精心的描绘：奢靡的宴会，随心所欲的购物，高尔夫、电影、爵士乐……因为他知道，“有闲”具有里程碑般的重大意义——美国理想主义的萎缩和最终败落。早期拓荒者的理想已经蜕变为一个消费者的理想，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系列物质享乐的选择。

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似乎无论背景如何，每个人都有可能赚取财富。然而美国的贵族阶层——老财富的拥有者——鄙视新兴的投机家。小说触及到了这个时代财富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新兴的百万富翁和富有的老牌贵族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老财主”和“新财主”的对立在小说中通过地理环境表现出来。

东埃格代表的是老牌贵族，而西埃格则是暴发的新贵。

在菲茨杰拉德笔下，西埃格的新贵们庸俗、华丽、招摇，缺乏风度和品位，例如盖茨比。

他住在装饰华丽的别墅里，身穿粉红衬衫，驾驶劳斯莱斯车，对人际关系中微妙的暗示也反映迟钝，例如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些上流社会的夫人们邀请他共进午餐只是出于客套，并非真心真意。

相反，老贵族们则有教养、有风度、有品位，就像布坎南家装饰雅致的住宅，以及黛西和乔丹·贝克尔飘拂的白色衣裙。

东埃格的特点是排他性，举办的晚会只是有选择地接纳少数人；而西埃格则具有包容性，盖茨比的宴会似乎对整个世界开放。

然而，在小说中，这些老贵族们虽然举止优雅，却没有心灵。

东埃格入都是一些漫不经心，任意轻率的家伙。

他们从来不顾忌对他人的伤害，习惯于用金钱解决一切，布坎南夫妇即是其典型代表。

小说的结尾，他们嫁祸盖茨比，自己搬到远离这里的另一座住宅，在盖茨比死后甚至不肯屈尊出席葬礼。

而盖茨比虽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却拥有一颗真诚和忠诚的心。

小说中，地理位置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不仅西埃格和东埃格分别代表了新老贵族，美国的东部和西部也象征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以纽约为中心的东部呈现出理想的湮没和道德的松弛，而西部则还保留了传统的社会价值和理想。

《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有限，主要情节发生在1922年夏天的几个月间，局限在纽约长岛附近的地理区域内，然而，小说超越了爱情本身，成为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探索，展现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时期美国梦的破灭，并触及到了某种人类普遍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内容概要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空气里充斥着纸醉金迷的气息。盖茨比在年轻时因为贫寒而失去了梦中的女神戴西，但在他心中，始终高悬着那一盏明亮的绿灯。后来贩酒发家后，他也天真地以为：有了金钱就能重温旧梦，赎回失去的爱情。可惜，他看错了表面上灯红酒绿而精神上空虚无聊的社会，而他心目中美好的戴西其实不过是轻佻浮华的物质女郎。他为了追求戴西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才智，最后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理想，而葬送掉了自己的生命。盖茨比是了不起的，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爵士年代”的哀伤恋歌，却只有叙述者尼克一个人得已倾听。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梦”破灭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最出色的当代美国小说之一。

?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斯·菲茨杰拉德美国著名作家、编剧，也是“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他的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诗人的敏感和戏剧家的想象力的结晶，都是他的艺术才能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产物。

<<了不起的盖茨比>>

书籍目录

了不起的盖茨比

重访巴比伦

五一节

一颗像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 章节摘录

于是，在一个暖风习习的晚上，我开车去东埃格看望这两位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豪华，那是一幢红白相间、色调明快的别墅，具有乔治王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风格，正好俯瞰着海湾。

草坪从海滩开始，一直延伸到别墅的正门，长达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跃过日晷、砖石小径和鲜花怒放的花园……最后到达房子跟前时，好像要借助奔跑的冲劲爬上墙头，冒出青翠欲滴的藤蔓。房子正面是一长溜的落地窗，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闪闪发亮，敞开着迎接午后的阵阵暖风。这时，汤姆·布坎南身着骑马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面的门廊上。

他的样子和在纽黑文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现在他三十来岁，身体健壮，稻黄色头发，嘴角冷酷，态度傲慢。

脸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看上去咄咄逼人。

甚至那套有些女性化的花哨的骑马装也藏不住他身体里的巨大能量--他似乎填满了那双锃亮的皮靴，把鞋面上的带子都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在那薄薄的外套下稍一转动，就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移动。

这是一个力量巨大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调，沙哑粗暴，音调高亢，加深了他给人的暴躁易怒的印象。

即便是面对他喜欢的人，他也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口吻--在纽黑文时，就有人对他的粗暴无礼十分厌恶。

“喂，你可别以为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最权威的，”他似乎在说，“仅仅因为我比你强壮，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

”我们曾经在同一个高年级社团，那时我们的交往并不深，但我总觉得他欣赏我，并且以他那特有的粗野和目空一切，希望博得我的好感。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门廊里聊了几分钟。

“我这个地方很不错。

”他说，眼睛游移不定地闪来闪去。

他抓住我的胳膊让我转过身去，挥动着一只宽大的手掌，指点着面前的景色，包括一个凹下去的意大利式的花园，占地半英亩的香气扑鼻的深色玫瑰花，还有一艘在岸边随着海潮起伏的狮鼻状摩托艇。

“这里从前属于石油大亨德梅因。

”他彬彬有礼但却不容分说地又把我转过身来，“我们进去吧。

”我们穿过一个高高的门厅，走进一间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装有落地长窗，使这间屋子巧妙地嵌进整所房子当中。

窗户半开着，在室外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洁净光亮，那片草几乎要长进房间里来了。

一阵微风吹过屋子，把窗帘吹得起起落落，好像软绵绵的旗子，卷起来吹向天花板上好似撒有糖霜的结婚蛋糕式样的装饰，然后从绛红色的地毯上掠过，如微风拂过海面荡起阵阵涟漪。

房间里唯一静止不动的东西是一张巨大的长沙发椅，上面的两位年轻女子活像浮在停泊下来的气球上。

两人都身穿白衣，裙袂飘飘，好像她们刚刚绕着房子飞了一会儿就被风吹了回来。

我立在那儿好一会儿，聆听着窗帘“啪塔啪塔”的击打声和挂在墙上的画发出的嘎吱声响。

突然“砰”地一声，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面的窗户，吹进屋里的那阵风渐渐平息下来，窗帘、地毯和两位年轻女子都像气球一样慢慢地落到了地上。

两人当中比较年轻的那一位我不认识。

她在长沙发的一头平躺着，一动不动，下巴微微翘起，好像在顶着什么东西来保持身体平衡，以防它落下来。

不知她是否从眼角瞥见了，可她丝毫不露声色--倒是我，差一点因为惊扰了她而轻声道歉。

另一位女子，黛西，试着想站起身来--她身子稍稍前倾，一脸诚恳--接着“噗嗤”一声，荒谬地

## <<了不起的盖茨比>>

、迷人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随即走进屋里。

“我高兴得要瘫……瘫倒了！”

”她又笑起来，仿佛说了什么诙谐风趣的话，然后拉住我的手，抬头看着我，向我保证我是这世上她最想见到的人。

这是她特有的讲话方式。

她低声告诉我那个身体保持平衡的姑娘姓贝克。

（我听别人说过，黛西说话低声细语，是为了让别人亲近她；但这种不相干的指责丝毫无损于她说话时的妩媚之处。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动了动，她令人难以察觉地冲我点点头，接着很快又把头往后一仰--她保持身体平衡的东西很明显晃了一下，使她一惊。

道歉的话又一次涌到我的嘴边。

几乎任何形式的我行我素都会让我吃惊不已、满心赞叹。

我回头看我的表妹，这时她开始用她那低沉、迷人的嗓音问我问题。

那是一种会让你侧耳凝听的声音，似乎每一句话都是一组永远不会重奏的音符。

她的脸庞忧伤而可爱，带有明媚的神采，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明艳热情的嘴，还有她声音里透出的激情，都会令倾心于她的男人难以忘怀：歌唱般的动人声音，轻轻的一声“听着”，告诉你她刚做完了快活、兴奋的事情，而快乐、兴奋的事情正接踵而来。

我告诉她，在来东部的途中我曾在芝加哥短暂停留了一天，有十来个朋友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我吗？”

”她欣喜若狂地叫道，“整个城市一片凄凉。

所有汽车的左后轮都漆成了黑色当花圈，城北湖岸一带哭嚎声不绝于耳。

”“真壮观！”

汤姆，我们回去吧。

明天就走！”

”然后她又加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该看看孩子。

”“我很乐意。

”“她睡着了。

她三岁了。

你从没见过她吧？”

”“从来没有。

”“噢，你该见见她。

她是……”汤姆·布坎南一刻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停了下来，把手搁在我的肩膀上。

“你在做什么生意呢，尼克？”

”“做证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没有听说过，”他肯定地说。

我有些不快。

“你会听说的，”我简短地答道，“如果你在东部呆下去的话，你会听说的。

”“嗯，我会在东部呆下去的，你放心吧，”他说，瞥了一眼黛西，又回过头来看看我，好像在提防着什么事情，“我要是再住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个该死的傻瓜。

”这当口，贝克小姐突然冒出一句：“一点不错！”

”突如其来，叫我不由吃了一惊--这是我进屋以来她说的第一句话。

显然，她自己也像我一样吃了一惊，她打了个哈欠，做了一连串迅速、敏捷的动作，站起身来。

“我身子都僵掉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多久，自己都记不清了。

”“别老看我，”黛西反驳道，“整个下午我都在劝你去纽约。

”“不，谢谢，”贝克小姐冲着刚从餐厅里端进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在进行严格的训练呢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她的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嘛！”

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酒，好像那不过是杯底的一滴酒。

“我不明白你能干成什么事情。”

我看着贝克小姐，揣测她能“干成”什么事情。

我喜欢盯着她看。

她身材苗条，乳房小巧，身板挺得笔直，像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一样昂首挺胸，愈发突出了她挺拔的身材。

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起来的眼睛回看了我一下，苍白、迷人而不满的脸上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好奇心十足。

我忽然记起我曾经在哪里见过她，要不就是她的照片。

“你是住在西埃格吧，”她口气不屑地说道，“我认识那边的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你一定认识盖茨比。”

“盖茨比？”

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我还来不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佣人就宣布开晚饭了。

汤姆·布坎南不由分说就把他强壮结实的手臂插到我的手臂底下，把我推出房间，像把棋盘上的棋子推到另一个方格里去一样。

两位年轻女子袅袅婷婷、娇慵懒散地轻轻把手搭在腰上，走在我们前面，步入一个玫瑰色的阳台。

阳台朝着落日，餐桌上点着四根蜡烛，在渐渐平息的风中摇曳。

“为什么点蜡烛？”

黛西皱着眉头表示反对。

她用手指弹灭了蜡烛。

“两周后就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了。”

她容光焕发地望着我们。

“你们是不是一心等待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结果到头来却错过了？”

我总是盼望着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却偏偏还是错过了。

“我们应该做个计划，”贝克小姐打着哈欠说道，像要上床睡觉似的懒洋洋地在桌边坐下。

“好啊，”黛西说，“做什么计划呢？”

她转身求助似地看着我，“人们一般计划些什么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两眼恐惧地盯着她的小手指。

“瞧！”

她抱怨道，“我的小指受伤了。”

我们都去看她的手--指关节有些青肿。

“这得怨你，汤姆，”她怪罪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弄的。这就是我嫁给一个粗野男人的下场，一个人高马大、粗重笨拙的家伙……”

“我讨厌你说粗重笨拙这个词，”汤姆生气地反对，“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粗重笨拙。”

黛西不依不饶。

有时候她和贝克小姐同时说话，但并不张扬，相互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绝对算不上唠叨，像她们的白色衣衫和无欲无求、超脱一切的眼睛一样，说起话来轻描淡写。

她们坐在这儿，顾及到汤姆和我，只是客气而友好地应酬我们，或是被我们招呼。

她们知道晚饭很快就会结束，再过一会儿夜晚也会结束，随随便便地就打发掉了。

这和西部的情形大不相同，那里办晚宴的时候，总是一个阶段紧接着另一个阶段直至结束，叫人总是有所期待而又不断地感到失望，或者紧张不安，生怕这一刻即将过去。

## &lt;&lt;了不起的盖茨比&gt;&gt;

“你让我觉得自己不开化，黛西，”喝第二杯红葡萄酒时我坦白道，这酒虽带点木塞味，口感却相当不错。

“你不能谈点庄稼或是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没想到却被人接了话茬。

“人类文明就要崩溃，”汤姆激动地开口说道，“我近来成了个消极看世界的悲观主义者。你看过一个叫戈达德的人写的《有色帝国的崛起》这本书吗？”

“噢，没有。”

我答道，对他说话的语气颇感吃惊。

“嗯，那可是本好书，每个人都该去读一读。

书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我们不当心，白种人就会……就会被彻底淹没。

都是科学的结论，已经被证明了的。”

“汤姆近来变得知识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了淡淡的悲哀。

“他看那些字词很长的深奥难懂的书。

那是个什么词来着，我们……” “听着，这些书都有科学依据，”汤姆固执已见，不耐烦地瞟了黛西一眼。

“这个家伙把整件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

现在就看我们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如何提高警惕了，否则，别的人种就会掌控一切。”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黛西低声说，冲炽热的太阳狠狠地眨了眨眼。

“你们应该住到加利福尼亚去……”贝克小姐才开口，汤姆就在椅子上重重地挪了一下身体，打断了她的话。

“主要观点是我们都是北欧日尔曼民族。

我是，你是，你也是，呃，还有……”他稍加迟疑，微微点头把黛西也包括了进去，后者又向我眨了眨眼。

“我们创造了所有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艺术和其他的一切。

明白吗？”

他的执着看上去有些可怜巴巴，他的自以为是似乎比往日更突出，但已经不足以满足他自己了。

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听，黛西立刻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凑到我跟前。

“我告诉你一个家庭秘密，”她饶有兴致地耳语道，“是关于这个男管家的鼻子的。

你有兴趣听关于男管家鼻子的事情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原因。

“嗯，他以前并不是男管家；他曾经在纽约专门替人擦拭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两百人用的银餐具。

他从早擦到晚，最后开始影响到他的鼻子了……” “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贝克小姐提醒道。

“不错。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工作。

“有一会儿，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浪漫而温柔地照在她容光焕发的脸上；她的声音驱使我凑近她屏息凝听--光亮渐渐地消去了，每一束光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好像孩子们在暮色中离开欢快的街道一样流连忘返。

男管家回来了，凑在汤姆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汤姆听了皱起眉头，把椅子往后一推，一言不发就进了屋子。

汤姆一走，黛西体内的某种东西似乎被激活起来，她又凑过身来，声音亮丽而婉转动听。

“我喜欢在餐桌上看到你，尼克。

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一朵真正的玫瑰。

难道不是吗？”

<<了不起的盖茨比>>

”她转向贝克小姐，希望得到认可，“一朵真正的玫瑰？”  
.....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编辑推荐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认为是弗朗西斯·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也是美国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表面上这是一个失意的爱情故事，但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的爱情和理想赋予了更为抽象广阔的含义，使它具有了人类、民族、时代的象征意义。

小说具有某种神话意味，反映了人类的某种普遍经历，展现了美利坚的民族神话：美国梦的幻灭，同时也是对“咆哮的20年代”的完美总结，对爵士时代的深刻剖析。

<<了不起的盖茨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